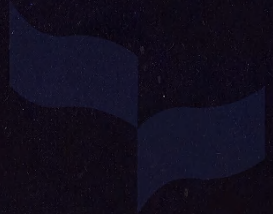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諭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

書

汪張呂劉問答

○ 答汪尚書

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諭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  
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  
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  
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  
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其堯事三經義辨中  
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驪堯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為後  
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  
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充





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  
山谷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  
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  
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  
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  
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  
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  
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  
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  
大禹謨篇也

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

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



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  
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生意今日不臣於法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  
以言舜也謝揚二先生事蹟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  
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  
透其類有泚其憤侏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  
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  
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  
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  
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  
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質粹



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  
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因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幸甚  
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  
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  
謂謙而引此為此則其意正合矣止蔡於語解好古敏求  
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  
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  
語解發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  
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  
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文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  
神之不可優劣喜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



神之不可... 伊尹曰... 聖人之上又有

處大故懸絕故難透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

固不可分焉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故生謬妄又謂有神人

一等神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也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

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類子大而未化

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

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

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

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語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

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



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 答汪尚書

其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



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  
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禍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  
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  
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  
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  
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  
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  
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  
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已接正如孔  
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曾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  
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  
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遷今  
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蔽而已此言誠有味  
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夫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  
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  
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  
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  
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  
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



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子然後夫子  
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  
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  
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  
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  
之意内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  
也况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  
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  
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圍寇至而戰去不窮  
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  
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  
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炙

○ 答汪尚書

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徃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

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



之事理亦不能無涉未盡精察其理之辨自來却謂別有

尚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闕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理既

未盡而曾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

說益推而置諸真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

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

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孝功夫之始

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

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孝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

詳者矣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

飲虛度歲月而偃偃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

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

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



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

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醜酢之際躡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

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以繼言至此亦可謂難等矣然

足以為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

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

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

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蓋本末既立準則自

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道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

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

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必

...



可不懈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必  
以意為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  
無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喻將復思而  
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  
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  
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  
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勸風俗  
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  
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  
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  
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  
宮異論秋防已道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  
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  
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  
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  
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  
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  
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  
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



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

是中其好徑欲遠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  
徃徃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  
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  
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  
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  
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  
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彙不  
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  
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  
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未



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

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

孝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

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

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

蕭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又人

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

命陰陽書之心道人古史之中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

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率且據論語則東坡之其智識

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

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詭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

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詭道學則迷大本諸說多出於意



老子論老而言之性之師之說尤可坐無謂言辨論事實則尚

權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行術浮華之本實貴通達賤名檢

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

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

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

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出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

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

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蓋王氏之學雖談空

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

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壞天下

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竟鸞詩乃若蘇氏則其律



闔疑當是開闔

之闔當是押闔  
見鬼谷子

# 毫

# 僭

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  
徒如秦觀李為之流皆浮誕佻輕上類不齒相與扇縱橫  
之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  
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  
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  
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  
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  
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  
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一蘇道術所以不明  
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臺此恐閣下未以為然胡不

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



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  
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  
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  
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  
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  
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  
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  
太重欲汝為與又似輕輕不知別下何字為當更乞示誨  
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  
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  
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



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各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 答汪尚書

十一月既望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何豈意高明不以為罪而虛受之此真真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真之類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未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

福... 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 以知



爲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  
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鄭子萇弘也惟是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薰前日所陳乃論其  
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  
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  
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  
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  
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  
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誣哉近世攻釋  
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  
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  
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  
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  
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  
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  
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  
均焉為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  
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惜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辯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



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祖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尔以此論  
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  
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  
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  
工訶古人而反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  
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巳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  
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天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

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



諭

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



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  
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  
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以後學  
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  
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  
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  
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  
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  
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  
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  
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

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子血濁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



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  
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辦也春  
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間居  
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  
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  
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  
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  
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



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  
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  
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躰用一原  
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  
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不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躰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  
躰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  
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者  
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  
目之間矣亦向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一足躰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



是躰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  
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義以為如何大極圖西銘  
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  
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  
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  
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  
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  
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  
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屢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曰

毫

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  
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  
是猶先察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  
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  
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  
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  
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  
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  
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  
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  
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

記其學行專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



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  
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  
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  
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  
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公意平日於  
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  
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  
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 答汪尚書

熹伏蒙垂問朝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  
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



政

政

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  
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  
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成  
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  
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  
首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  
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  
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  
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  
之禮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  
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

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



政

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

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云官此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

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

朱子大全

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



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  
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  
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墜朝  
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  
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  
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  
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  
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  
古乎此好礼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  
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  
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

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



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  
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  
為疏數亦可見矣礼家又言大夫有事者於其君干祿及  
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  
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  
墓祭之礼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  
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  
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送賜一言以決其是  
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  
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  
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又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被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

顧疑作顧

明和善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觀奉嘗之以致吾不



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  
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  
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  
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  
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  
此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竊以為  
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  
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  
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



塵

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  
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橫渠理  
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真前日所定則與  
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為是  
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  
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如其有  
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  
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  
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

乞下疑脫一字



乞因書試為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在  
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又云譙天授亦當事後門  
人熹見胡刘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  
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  
似不以為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  
未得以門人称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  
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  
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為正之矣但  
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



罅

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  
正議論只如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  
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  
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  
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  
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下審高明以為如何  
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  
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  
病然愚意竊  
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



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意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順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有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學有



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云又謂心無時不虛  
熹以為心之本躰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  
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  
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  
之正而復其本躰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  
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  
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  
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  
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  
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  
是有意求絕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

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也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



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  
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  
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擬撲不  
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  
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  
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  
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  
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身議

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



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  
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  
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  
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  
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  
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  
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  
身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  
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  
處發見不必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

而格亡之哉故雖泊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前



道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  
藥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  
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  
枯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  
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  
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  
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  
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

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喻乃知尚有  
認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  
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  
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  
間斷隔截處去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  
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累無差  
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  
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  
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  
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  
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

之時耳且無所見聞而各語殊



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  
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  
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  
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  
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效常有未  
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  
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  
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  
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矣此所  
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



改改改  
攘

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  
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  
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  
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故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  
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  
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  
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  
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  
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  
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  
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

又...後...子...一...之...也...只...近...世...諸...先...遂...問...道...



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特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問道  
因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  
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  
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間道雖晚賴老  
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  
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  
則又具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大有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期本天作時欽夫愚謂此云字天字大害事

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  
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平間正合天



毫

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亭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蓄禽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敏夫必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妄稱猶子亦不與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嘗有從子從孫之自矣以此為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師書今篇反覆無非義理文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

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



反覆無非義理字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端

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

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在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

戒之者尤不為少卷九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不亦曰未

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戒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

故不肯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

然其處少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

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

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數同行異情之說於此

亦知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為是先

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不埋既無害文意又



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充見  
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  
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  
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  
自聖人至於不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  
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  
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效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  
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序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辨官表兩處已蒙收錄



毫

其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  
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  
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巧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  
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  
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  
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  
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  
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  
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  
其不尔故字義汚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遺誤件尊  
今便彊說為



尊其所聞語句利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繁羹之類是也字則不成文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類是也問得無未免於白欺耶日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利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嘗幾稀密不勻不為觀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秋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厲而書中所喻沿沂猶子一說又不當改之

尤者耶以喜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



當作謙

尤者耶以喜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  
大抵喜之愚意止是不欲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嫻退  
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使率情奮筆  
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啟末流  
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  
於已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谷陽迪  
二書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見集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  
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  
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  
心以言乎人則啟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



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  
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  
事問存饌羊詳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  
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  
又為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  
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  
為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  
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  
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  
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



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  
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沂  
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  
也荀子云反鉉察之注云鉉與沿同猶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  
人之或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  
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  
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  
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二三策  
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



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  
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  
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  
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  
泝不則云胡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  
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  
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  
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  
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曹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  
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

從古以... 而反... 終不言... 男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姪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必有以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湏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



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何故

生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

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

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

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

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

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

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

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

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感也故

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

此處有



破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為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  
講但其門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  
太高者此所以或啟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  
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  
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  
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  
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是則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



効

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  
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  
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  
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文幸甚幸甚

夫子大全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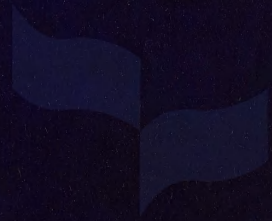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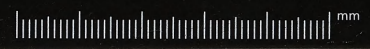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